

庆历七年十一月

民，使浚渠川，

慈福院。戊寅，升

遂入育王山，宿广利

辛巳，下灵岩，浮石

而谋作斗门于海浜，

院。癸未，至

以入于瑞岩之开善院

王安石在鄞县

WANG AN SHI ZAI YIN XIAN

长·篇·历·史·小·说

下

沈小宝／著



宁波出版社

王安石在鄞县

WANG AN SHI ZAI YIN XIAN

长·篇·历·史·小·说

下

沈小宝／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安石在鄞县 / 沈小宝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80743-553-2

I. ①王… II. ①沈…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9875 号

王安石在鄞县

著 者	沈小宝
责任编辑	王顺富 沈建国
封面设计	唐雪冬 崔金姬
排 版	胡晓琼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32 前插页 6
字 数	950 千
版次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3-553-2
定 价	90.00 元

目 录

上

第 一 章	风尘仆仆赴明州	(1)
第 二 章	民因盐禁论短长	(17)
第 三 章	同僚话别掏肺腑	(39)
第 四 章	衙门内外涌暗流	(60)
第 五 章	下乡巡察访海涂	(84)
第 六 章	暗放冷箭下阴招	(104)
第 七 章	处境艰难遭追杀	(126)
第 八 章	山火助虐呈谜局	(148)
第 九 章	野孩报恩救危急	(172)
第 十 章	牢记使命处县事	(196)
第十一章	整治县署理盐禁	(219)
第十二章	暗顶软抗悬赏令	(237)
第十三章	苦虑新政第一步	(254)
第十四章	联手合谋图对付	(271)
第十五章	松岛话松访楼郁	(291)
第十六章	庄家溪边议县政	(314)
第十七章	谨慎推行雇役制	(331)

中

第十八章	深入渔村察民情	(349)
第十九章	夫人焦虑产早儿	(366)
第二十章	力排非议放渔贷	(382)
第二十一章	探望姑娘事突变	(400)
第二十二章	火力侦察大嵩场	(417)
第二十三章	察言观色查案源	(436)
第二十四章	坚定求变改革路	(453)
第二十五章	好友相会天童寺	(468)
第二十六章	佛儒相融论水患	(486)
第二十七章	穿山设闸治芦江	(504)
第二十八章	使用火药破顽岩	(520)
第二十九章	育王月夜遭偷袭	(535)
第三十章	草根暗器传信息	(551)
第三十一章	步入江湖遇险恶	(573)
第三十二章	兄妹欢泪洒原野	(598)
第三十三章	刻漏作铭抒抱负	(624)
第三十四章	经游县境十四乡	(648)
第三十五章	王则起义震朝野	(667)

下

2	第三十六章	胸怀国事思良策	(683)
	第三十七章	编织联防求安定	(702)

第三十八章	事与愿违陷绝境	(718)
第三十九章	以死赎罪了生命	(734)
第四十章	江宁葬父完心愿	(752)
第四十一章	访民疾苦贷粮种	(773)
第四十二章	饭锅盈汤起风波	(790)
第四十三章	智斗杨苗护弱妇	(809)
第四十四章	爱女长眠祖关山	(832)
第四十五章	余姚取经写塘记	(849)
第四十六章	劳财缺乏求对策	(868)
第四十七章	奢糠漂流征役工	(887)
第四十八章	顶风冒寒治水忙	(907)
第四十九章	创建县学明宗旨	(931)
第五十章	忧国忧民尊杜甫	(950)
第五十一章	位卑不忘议省兵	(972)
第五十二章	眷恋情深离鄞县	(990)
后记		(1012)

第三十六章 胸怀国事思良策

腊月日的一天夜里,风雨交加,王安石在县署大堂内的处事房中,处理完县事之后,又进入了对国事的深深思虑之中。

王安石记得自己在赴鄞前一年的那年秋天的一个日子里,自己在等待朝廷吏部漫长的铨叙官员的程序运转中,曾东出开封,视察汴河,见到了大量的饥民流亡南来时的情景。

自己与饥民几经接触和了解之后,曾对朝廷在辽和西夏的“俘掠人民,焚荡村舍,农桑废业,闾里为墟”的侵扰面前,屈辱求和,转嫁赋税于民,采取苟安政策而深感不安。

自己觉得正是朝廷采取了这一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搜刮民脂民膏献于辽和西夏,再加上地方官吏借机向百姓敲诈勒索,才导致了人民尤其是黄河以北的人民深受边患、赋税、徭役等多重压榨之苦。

王安石还清楚地记得,那次秋日视察归来之后,自己的眼前始终浮现着流亡百姓们所诉说中的一幕幕深受其害的惨状。

“河北民”家家户户男耕女织,为的是缴纳赋税给朝廷“事夷狄”。但结果是“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家少存粮,身缺衣穿,心下悲苦,难渡时日。

加上大旱之年地无收成,人无活路,但官府还是不顾百姓死活,逼迫着他们忍饥挨饿,饥肠辘辘,“催给河役”。实是度日如年,



难以生存。

为谋生路，“河北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离乡背井，步履维艰，“老小相携”逃荒过了黄河，前来谋生。此情此景，全是一片惨相，实是令人掉泪心酸，目不忍睹。

然而，黄河之南的“南人”呢？丰年之时尚且无衣无食，更何况是歉收之年了；无论是当地的“南人”，还是逃荒而来的“北人”，所有在路上行走之人，均是面黄肌瘦，破衣遮体。悲愁充塞天地，白日为之昏暗。百姓们的处境实是暗无天日，民不聊生。

王安石记得正是自己见了和听了这一幕幕的惨景之后，曾是多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曾是深为这些百姓们所遭受到的深重灾难和极度困苦而悲痛欲绝；也深为朝廷上下的官吏不但不为民着想，反而在欺压民众，加深祸难，而深感失望、担忧和痛恨。

王安石十分清楚地记得，在此感触万千之下，还未被朝廷任命有一官半职，仍处于一介平民状态下的自己，深感自己手中无权和无力回天的现实，只得借助于写诗的方式，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感想和不满。

王安石还记得，在忧虑和愤慨的双重情绪折磨下，自己曾于那时还为此而写就了一首“河北民”的感事诗，以求暂时化解一下自己心中的不满情绪。至今想来，该首诗仍是历历在目，犹在眼前。

想到此，王安石不禁将这首“河北民”之诗轻轻地吟诵起来：

河北民

河北民，生成二边长辛苦。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王安石口中念着，心里想着，“河北民”在苦苦挣扎，已难度生机。如此的生活苦态，如此的民生状况，怎的不会造成无路可走的



百姓铤而走险,那造反也只是迟与早的事了。

作为朝廷属下的一员官吏,王安石虽对王则、张海等叛首反抗朝廷,敢于聚众举事的大逆不道行为,是持谴责和反对态度的。可是,他对朝廷对外软弱,只求苟安,对内残酷压民、扰民的行为也是颇有想法。

尤其是对朝野中的一些不良官吏,只知搜刮民财、贪污受贿、穷奢极欲、不务正事。在民心动荡,造反人众的状况下,还在安度现状,不求变革,不问民间疾苦,不关心朝廷前程,对国家处在积贫积弱的状态无动于衷,王安石对此倍感忧愤至极。

室外,寒风呼啸,不时有雨雪在击打着窗棂;室内虽生有盆火,但仍是冰冷寒人。可王安石的心中啊,似觉有一种烦恼的燥火在上升。

朝廷如此扰民,宦官贪污成风,百姓们已有聚众造反,加上地震、干旱等灾情不断。如此下去,一个好端端的大宋王朝,怎能受得了如此的折腾。不进行变革实是不行了。

在此十分忧闷的心情支配下,王安石又抽出了案桌上的一张文稿纸来,将心中的愁苦诉诸于笔端,用寓言体暗示的方式信笔写来。希望能因此而引起朝野的关注,为拯救国家的危机而作点努力。

王安石濡笔蘸墨,挥毫直抒,一气写道:

日出堂上饮

日出堂上饮,日西未云休。
主人笑而歌,客子叹以愀。
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岩幽。
雨露饱所滋,凌云亦千秋。
所托愿求久,何言值君收。
乃令卑湿地,百蚁上穷搜。
丹青空外好,镇压已堪忧。
为君重去之,不使一蚁留。
蚁力虽云小,能生万蚍蜉。



又能高其础，不尔继者稠。

语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沤。

为客当酌酒，何豫主人谋？

王安石隐隐地觉得国家危在旦夕，这如同堂上的柱子已被蚂蚁蠹蚀一样，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王安石借用客子看见这种现象，发表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之后的情景，暗示着国家已经到了可叹可忧且可悲的处境。

王安石在诗中认为，尽管是有客子看见了这种堂柱已被蚁所蛀空，将危及大厦安全的现象，并表示愿意为主人清除蚂蚁，并添上高的石础，以断绝蚂蚁的再来为害。

可是，主人却是抱着偷过目前、不计久远的态度，一席话把客子顶了回去。并未顾及危险的存在，也根本不去想将会出现的后果，当然也谈不上采取有所补救的措施了。

室外，风啸声渐趋减弱，可沙沙沙、刷刷刷冰雪下地击物的声音却在加剧传来，不用问外面的雪子已是在紧下了，下大了。

王安石望着那墨汁未干的文稿，放下了手中之笔。随之捧起了桌上的暖壶口杯，喝了口热茶，以暖和暖和身体，并趁此而动了动因久坐之下已有些微麻的双脚。继而，又将身背仰靠在坐着的椅子背上，眼望着房内室顶，伸了个懒腰，以缓解已是有了些疲倦和酸痛感出现的身子。

但当坐靠在椅背上之时，王安石的心间还是在叹息不已。

王安石心下暗叹道：“难道说朝政真的是像那大厦将倾下的主人那样，是到了不听劝导无可救药的地步？难道时局仍要如此地腐败下去而难以收拾了吗？又难道说官吏中真的是无人能出来收拾此危局吗？”

王安石想起了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的那次新政改革来。

那一年，朝中重臣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仁宗帝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在此情况下，范仲淹与富弼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



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 10 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掀开了“庆历新政”改革的序幕。

对于这些新政，王安石感到确是抓住了大宋国朝政中的弊端，是能巩固朝廷的统治，具有拯救国家积贫积弱危机的效能。尤其是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勘法；改变贵族官僚子弟恩荫作官的旧法等，对砥砺士风，改革科举，集聚民心，整饬吏治等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可是，这些新政还未来得及得到真正的施行，而新政的制定与提出者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这些富有才干、声誉卓绝的朝中栋梁级人物，却反而被相继地解除了职务，并被排挤出了朝廷，这个中原因实是何在？

对于这一前车之鉴，王安石在沉思中渐渐地感悟到，这一新政施行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内涵的正确与否上，而是失败在这一新政所针对的对象上。

王安石看到，单就这一新政的内涵来看，主要是放在了以整饬吏治为中心，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这些措施的制订上。

王安石觉得，虽说是这些新政将要采取的措施对缓和社会矛盾，扭转时局积贫积弱的局面，确是目光深远，抓准了要害，有极强的针对性。若是能认真推行，朝政的面貌是可大改变的。

然而，这一新政的推行，因损害了包括皇族在内的贵族官僚利益，且如此的锋芒毕露，大动干戈，想使已怀病日久的大宋王朝和整个宦官阶层，在一日之间完全康复过来。

这就必定会遭受到这些人，包括被要求前去干事的实施者，与推行者的这些官僚人物的竭力阻挠，最终影响到了皇上的支持和态度的转变，导致了这场新政变法，在刚起步不久就走向了的失败。

看来，要实施改革，推行新政，直接从整饬吏治下手的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死胡同。

因为这是一条与虎谋皮的改革之路，在它的行动之初就已注



定了将会走向失败的命运。

王安石由此而想起了精卫填海的故事。说的是炎帝的女儿女娃,独自驾船外出,去看看太阳日出的地方,终被溺死在东海。

女娃死后化为一只花脑袋、白嘴壳、红脚爪,口中不断地在呼着“精卫”、“精卫”的小鸟。

这精卫鸟为报大海淹死自己之仇,却无畏那漫无边际大洋的存在,也不顾自己那小不点儿的躯体孱弱,从早到晚不停地鼓动着自己的那一对小小的翅膀,从陆地山上处衔运来石块、树枝。又义无反顾地闯向大海,勇敢地不断地重复着将嘴衔之物投向那浪涛汹涌的大海之中。

这精卫鸟无视身下那一如既往地在大声地咆哮着的大海波涛,也不顾这大海是否是在嘲笑着自己的执著与疯狂,而是日复一日地坚持着自己的行动,一心地想把这大海填平。

然而,这有可能吗?

王安石记得晋代诗人陶潜曾有一诗赞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赞扬小鸟敢于向大海抗争的悲壮精神;世人也常以此来赞喻志士仁人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事业。

可是,这弘扬的也始终只能是精神,海洋永远是无法战胜的。

王安石觉得对精卫鸟的填海行动同情也好,钦佩也好,说是表示了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不畏艰险、持之以恒的精神也好,这只能是人们的一厢情愿。虽有激励和鞭策的作用,但要想用小鸟衔木的行动来填平那浩渺无边的大海是不现实的。

同理,在面对着这深不可测的,如同大海般的,随时在维护着自己既得利益的,而又盘根错节的庞大官宦阶层群体面前,要想以削弱这些包括皇族在内的贵族官僚的利益来进行改革,这无疑是与精卫填海那样,将是难以取得成效的。

可是,如今的大宋国早已丧失了开国之初时朝气蓬勃的状态,已呈现出多灾多难的时局。

朝政不变革确也是不行了,这也如同堂柱已空,大厦将倾那样,再不采取补救措施,推行新政,后果将是十分严重、无法想像



的。

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呢？王安石又捧起了暖壶，喝了口热茶，以暖暖身子，随之又闭目深思起来。

经过了长时间的苦虑，王安石终于又明白到了一个道理。这就是朝政的变革是目标，而吏治的整饬只是一种方法，或说是一种手段。为了达到朝政变革的这一目标，不一定非要囿于整饬吏治的这一点上。

再者，任何一条好的政策的推行、新政的实施，还得要考虑到环境的许可和条件的可能。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再好的政策，再好的新政，哪怕是再好的想法，也将会因此而胎死腹中，一事无成。

这如同社会与人一样，只能是人去适应社会，而社会不可能主动地适应于人。只有当人去主动地适应社会，那才有可能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

想来范仲淹与富弼等朝中要臣所展开的“庆历新政”，其结果之所以会失败，这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

一想到此，王安石的心中就豁然开朗。实施改革，推行新政，既然走不了捷径，那就得曲线而行。既然难以从吏治整饬动行，那就从抓理财着手，在增加财力，富国强民的基础上，再来促进吏治的整饬。

王安石进一步想到，若是改变策略，从新的途径入手进行社会变革，这至少不会造成皇上的难堪和中途的变故，也不会遇到贵族官僚们的激烈反对。这样的新政变革，估计也就会顺利得多了。

如此看来，这也不失为治世理政、改革图新的另一条良策。

思到此处之后，王安石的思路又收回到了自己所处的知县职位上来。芝麻小官，地位悬殊，是没有资格能去对朝政大局议三论四的，更不用说是去奢谈治理时政乱局了。

即使是自己认为那些能治国安邦的良策，那也只能是停留在自己的思思想想，或是搞些写写吟吟，念些诗赋之类而上，处在



自己难有丝毫作为的遐想之中。

身怀宏图大略，却难以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对朝政的深深忧虑，对时局的危机认识，以及对解救良策的有所醒悟，也只能是陡增伤感而已。怀才不遇的王安石此时觉得有些沮丧起来。

夜已很深了，寒风早已停止了“哮喘”，连雪子击打他物的声音也听不见了。不知是室外停止了下雪，还是雪子变成了雪花，抑或是大雪下后已经积成了厚层，致使在下的雪变得无声无息了。

夜静更深，天寒地冻，周边各处均是静寂一片。

然而，此时王安石的大脑却如打开了的天窗，思绪万千，灵感不断，思路在不断地展开。

王安石记得自己有个好友，名叫孙正之。庆历二年闰九月十一日，孙正之将与父母一起，随着去温州做官的哥哥一同前往。

临行之前，自己曾对前来征询意见的这一好友，写了一篇文章送了他，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篇文章的题目为“送孙正之序”。

自己曾经写道：

时然而然，众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

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时乎杨、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时乎释、老，已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当世，然其于众人也卓矣。呜呼！予观今之世，圆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尧言，起而舜趋，不以孟、韩为心者，果异于众人乎？

予官于扬，得友曰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韩之心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为绝域也。北辕而首之，苟不已，无不至。孟、韩之道去吾党，岂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



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于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于当世，予亦未之信也。

王安石清楚地记得，自己认为君子与普通人是有着相当的差别，这内中还有不少的道理在。自己认为时下流行什么就认为什么是对的，这种人是普通人；自己认为对的就坚持己见，这种人是君子。坚持自己的见解，并不是自私自负的表现，是因为圣人之道在里面。

自己还认为，君子有穷苦困窘的时候，不愿意因为一次过失而趋附时尚潮流，也不因时尚的流行而放弃真理。所以他们能得到君子的信任，改变世俗让人们走向正确的方向。他们是能轻而易举地做到的，因为他们的学术修养很深，他们的志向非常坚定。

时代流行杨朱、墨子的学说，认为这些学说是不对的人，坚持信奉孟子学说；时代流行佛家及老庄学说时，认为这些学说不对的人，也坚持信奉韩愈学说。像这些信奉孟、韩学说的人，可以算得上学术修养深而且志向坚定了。不因为时尚流向的不同而放弃了自己所信奉的真理。

可惜的是这些人不被君主所信任，使得真正的儒家学说不能在当世盛行。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已经很杰出的了。

自己更是认为，看现在的世道，有些人带着高高的儒家帽子，穿着宽大的学者服装，坐下来就谈论尧的语录，站起来就模仿舜的动作，却不以孟、韩学说为本，自以为学富五车，高不可攀，其实这是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可区别的。

王安石还记得，自己那时在扬州做官，也深知这个所交的孙正之朋友，是个奉行古人的学问，又是个擅长写古文之人。自己是知道这一朋友能够以孟、韩学说为本而不动摇的人。

自己觉得，对于孟子、韩愈的学说，这如同越地人看燕地那样，认为那是绝远的地方。但是只要驾着马车向北出发，只有不停地向前行进，那肯定是能走得到的。孟子、韩愈的学说与自己等人识见的距离，怎么能和越地人看燕地的距离来相比呢？

王安石更是记得，当时前来征询自己意见的孙正之曾经说



到,因对世事的悲观,看不惯社会上的那些势利小人,打算在随同做官的哥哥外出期间洁身自好,对世事保持沉默。而自己则认为这能沉默得了吗?

自己当时也曾在文中对孙正之说道,凭借着他的求学不止精神,如果学不到孟、韩的学问,自己是不信的;如果有一天他能得到了君子的重视,而真正的儒家学说不在当时盛行起来,自己也是不相信的。

不过此时的王安石已是觉得,这篇文章虽然是说与孙正之听的,送给孙正之作参考用的,但实则也不是自己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自己的有感而发,也是包涵有自己所要阐述的政治抱负内容的。

自己感到孟子之时,天下之学,不归杨朱,则属墨子。孔子之道,不绝如缕。此时宣传儒学,绝不是因为儒家占当时正统地位,以此相标榜可以升官发财,而完全是出自于内在的信仰和精神。

故而,即便困难重重,孟子还是以大无畏的精神推行其道,“虽千万人吾往矣”;韩愈之时,天下崇佛,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无一不然。当此之时,公然排佛,也是需要勇气并付出代价的。韩愈不避万死,谏迎佛骨,以一人抗天下之流俗,这种精神也不是常人所能有的。

自己是十分佩服孟、韩等人的这种“己然而然”、不阿时、不从众的精神,并把这作为了自己的偶像来崇拜。也从而使自己树立了不排斥异端,以博采众家学说之长的想法。

王安石觉得,自己当时虽是在奉劝着朋友孙正之,凭着求学不止的精神,不要沉默,要坚定志向,坚持以孟、韩学说为本而不动摇,总有一天会得到君主的重视,从而施展弘扬、盛行儒学的抱负。

而自己的心中也何尝不是有这样想的呢? 若是有朝一日能得志于明君,将在全国实施全面的变法,使大宋国土出现一个根本性的面貌巨变。

一想到这,王安石对自己位卑人微、权小言轻的处境又有点



不怎么在乎了，原有些沮丧的心情也已是有了解脱。

王安石豁然想道，古人云：时运未到君且守，困龙也有上天时。这当中的关键得要看自己是不是条龙了。若是自己不是条龙而是条虫，那么，即便是遇上了明君，遇到了可以上天腾飞之时，那还不是同样地无力升空，只能是可怜巴巴地爬窝在土中了。

要有龙的精神，更要拥有龙的技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充分地具备了这一点，才能有扎实的功底，也才能适时地上天，下地，行空，闹海，在广阔的天地间任由往来……

王安石觉得只有基础扎实，善于进取，奋发图强，真抓实干，才能出类拔萃，也才能无愧于中国龙。

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的宦途旅途中干得春风得意，扬帆奋进。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只有不断地进取，只有脚踏实地地探索，那富国富民、强兵去弱，振兴大宋国的目标是不难实现的。

室外，四更更鼓已经敲响。

夜，早就过大半了，离天亮之时近了起来。

王安石因思绪纷扰，仍无睡意。他从暖壶中倒点水于杯中，喝了几口之后，又坐在座椅上想了起来。

王安石又想到了朝中旧时的大臣，想起了曾主导过“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的范仲淹来。

王安石看到，那范老前辈于穷厄之时，不移其志；怨怼之际，不变其心。他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卑微，视功名利禄若过眼烟云，视社稷民生乃磐石藏胸。在他的身上，张扬着迷人的人格魅力，展现了坦荡的胸怀和豁达的气度。即使是在他那主持新政而失败被贬之后，仍是那么地忘却俗念，那么地关注着社会。

王安石十分清楚地记得，在自己尚未被安排前来鄞县任职的前一年年底，即1046年庆历六年的那年中，自己在京城等候吏部铨叙之时，曾欣喜地读到了引起社会赞颂和哄动的一篇好文章，读到了那范老前辈刚于写成的《岳阳楼记》。

王安石更是记得，范老前辈所写的《岳阳楼记》，虽是应巴陵